

塞冈蒂尼 — 乡村美的歌者

奚 靜 之

塞冈蒂尼——乡村美的歌者

奚静之

塞冈蒂尼(Giovanni Segantini, 1858—1899)是意大利十九世纪后期杰出的农民画家。他的创作盛期,正是法国印象主义毕沙罗、修拉、西涅克等人研究色彩分割表现手法的时期。随着西方人们对艺术形式的研究兴趣愈来愈浓,对各种流派大书特书,而往往对描写劳动人民和乡村景色的写实画家有所忽略,在不少研究艺术史的著作中,塞冈蒂尼被一笔带过,他在艺术上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珍珠是泥土掩盖不住的,塞冈蒂尼那些独特、深厚,散发着阿尔卑斯山麓农村乡土气息的画幅,却一直在熠熠发出光彩,不断吸引着艺术家和艺术鉴赏家的兴趣。

十八世纪以后的意大利,由于经济落后和在政治上失去独立地位,它在画坛上的辉煌年代早已逝去,但它丰富的艺术遗产和深厚的艺术土壤,仍然培育着那些勤奋、好学、对自己的故土有着乡恋之情的人们,不断涌现出杰出的艺术人材,塞冈蒂尼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1896年,当塞冈蒂尼已是一位享有盛名的画家时,他在给女作家爱妮拉的信中,谈到了他青年时代的一段奇遇:那时他寄居在威尔卡斯小镇的亲戚家里。有一天,有个邻居的独生儿子死了,悲伤的母亲希望能留下爱子的遗容。那时照相事业在偏僻的城镇还极不发达,有人推荐能画上几笔的塞冈蒂尼,去把她儿子的容貌画下来。塞冈蒂尼为了安慰这位深怀失子之痛的母亲,决定去试一试。他的画使她得到了慰藉。这件事给塞冈蒂尼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促使他立志当一个画家,用他的画去抚慰那些寂寞、悲伤的心。

在这以前,塞冈蒂尼并没有受过系统的绘画训练,只从一位好心的感化院的神父那里学了点绘画的基本技巧。说起与这位神父的相识,还有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塞冈蒂尼出生的故乡是奥地利南部蒂罗尔附近一个叫做阿尔科的小镇,这里靠近意大利的边境,因此关于他的国籍问题常引起人们的争论。塞冈蒂尼的母亲在生他时得了产褥热,长期卧病不起,在他五岁时终于与世长辞。他父亲决定改变一下环境,另找谋生的地方,便带了全家搬迁到米兰。不久,由于生活难以维持,他父亲又不得不将他托付给同父异母的姊姊抚养,自己则带了大儿子流浪他乡。

在姑姑家,塞冈蒂尼常常被关在小阁楼里,寂寞与孤独使他难以忍受,他决心离家逃跑。第一次他想越过阿尔卑斯山,到法国去。法国在当时意大利小城的人们心目中是一个花花世界,在那里可以闯出一点名堂来。但这次出走以失败告终。因为他年纪还小,体力又弱,在饥寒交迫中,他倒在半途,被人们搭救回家。第二次出走,又被人发现,他坚持不再回去,于是被送进了感化院。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十分仁慈的佛伊利杰神父。神父同情这个新来的孤儿,教他读书、画画。他对孩子的关切和爱护温暖了孩子的心,唤起了他对知识、艺术的热爱。只是好景不长,二年以后神父去世,塞冈蒂尼不久也就离开感化院,去投靠一位在威尔卡斯的亲戚。他在这里艰辛地,但是安静地生活了较长一段时间。他当过牧童,曾长期与牛羊为伍,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从而培养了他对农村劳动者和农村景色的深厚感情。

1876年,十八岁的塞冈蒂尼出于学习绘画的愿望回到米兰,在半工半读的情况下他考进了布列拉美术学院的夜班部。系统地学习、正规的基础训练、对前辈大师作品的接触与研究,大大开阔了他的艺术视野。他在布列拉美术学院学了两年,因经济拮据而辍学。生活迫使二十岁的塞冈蒂尼走上了职业画家的道路。

起先,塞冈蒂尼在米兰画画。1882年,他带着结婚不久的妻子从米兰搬到农村定居,在布里安萨的帕西亚诺、科莫湖一带作画。

1886年，塞冈蒂尼全家迁往瑞士境内的莎沃宁，1894年又迁居至山区高原马洛亚，直到1899年逝世。根据塞冈蒂尼作品的风格和特点，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从1876年至1886年，这是他在米兰和布里安萨两地居住的十年。这阶段他的代表作有《渡湖的圣马利亚》、《剪羊毛》、《午睡》、《牧歌》、《死去的羚羊》、《被系住的牛群》、《吻十字架》、《月光下的爱情》等等。塞冈蒂尼的题材，绝大多数是农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他以倾心的爱，描写农村中平凡的劳动和富有诗意的田园生活。他笔下的农民纯朴、敦厚，他们默默地劳动着，生活着。塞冈蒂尼用严谨的写实手法，朴素的艺术语言，象比他稍为年长的法国农民画家米莱那样，虔诚地、全身心地赞美农民的生活。在他宁静、平和的画面上，使人感到质朴的诗意。塞冈蒂尼的画虽没有米莱的社会和哲理的深度，但也十分感人。在他许多描绘牛羊的画幅中，不论是晨光中的羊群，日落时的牧归，还是夜晚牛栏、羊棚里的牲口，他时而用逆光，时而用夜光，赋予画面以丰富、变化的色彩和宁静的情绪。有人说，他的这类作品象巴比松画派的特罗容，特别是那细腻的对光影的表现手法。米莱和特罗容这两位十九世纪中期法国绘画的杰出代表，都对自然、大地、农民、动物有着深厚的感情。在这点上，塞冈蒂尼与他们的心是共通的。因此，虽然巴黎郊区的巴比松村与意大利边境的布里安萨山水相隔，而画家们却找到了相近的表现手法。

在前期创作中，塞冈蒂尼爱用暗褐的色调和逆光的表现方法来加强画面的效果，使色彩在强烈对比中求得协调。他用这种方法绘制的《被系住的牛群》一画，曾获得1886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画展的金牌奖，并在不久以后为罗马国家近代美术馆收购，使画家获得很高的荣誉。

还有一些看来是取自圣经题材的画，但分明可以看出那是按照山区农民的风俗画来处理的。如《渡湖的圣马利亚》，画的是在晨曦的光影中，湖上荡着一只小船，船上满载着羊群，母亲抱着孩子挤在船头的边缘，父亲在船梢划桨。湖光粼粼，水天一色，这是意大利普里西亚诺湖常见的渡湖景象。母子、羊群、湖中慢慢航行的小船，充满着农家生活的节奏。另一幅《吻十字架》，是牧羊妇女抱着孩子攀上十字架远眺的嬉戏场面，农妇脚边两头肥硕的山羊和那一群只见背部在挪动的、远去的羊群，生气盎然，是生动的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

塞冈蒂尼的创作后期，即1887年开始的莎沃宁和马洛亚时期，共十二年，这是画家创作上多产和进一步成熟的时期，也是他在内容和技法上进一步探讨的阶段。莎沃宁位于瑞士境内海拔一千二百米的高原上，那里风景如画，塞冈蒂尼全家在这里住了七年。在1894年他们又搬到海拔一千八百米的更高的马洛亚，这是画家由于创作的需要作出的决定，他要表现阿尔卑斯山区严峻的美，表现世代代居住在那里的人民生活，还有那里独特的、寒冷而澄清的高山空气和明亮的光照。在1896年，他在给他的朋友葛尔比西的信中说道：“我已到四十岁了，此刻我深深感到必须在人生途上为自己的前半辈子打上休止符，然后才能跨出后半辈子强有力的第一步。近来我感到我的画技日趋成熟，并自信有能力表达大家在心灵上认为最有价值的美……。”

在这一时期中，塞冈蒂尼画了大量阿尔卑斯山区景色的画幅。《编织袜子的少女》、《吃牧草的母牛》、《两个母亲》、《收马铃薯》、《犁地》、《阿尔卑斯山的中午》、《春天里的牧场》、《月光下的牧归》、《夜间的羊棚》、《黄昏》、《日落风光》、《收集牧草》等，都作于这一阶段。在表现手法上，他力求表达山区纯净、不含尘土的清新空气，还有那鲜美的、在蓝天辉映下的嫩绿。他探求高原上朝夕光线的强烈变化，观察灯火映在雪地上对比的光影。有时为了强调黄色与绿色的光线，他甚至用金色来提高亮度，造成一种特殊强烈的效果。他使用和探索的这种方法，比法国印象派使用的方法更果断、更彻底，在表达色彩的透明、纯洁方面，另有一番艺术风采。

在内容上，塞冈蒂尼则更加注意表达综合的形象，他除了画那山村里恬静、安详，看来是与世无争的生活画面以外，他探索那富于哲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东西，如他的名作《两个母亲》，运用了几百年

来千百位画家经常采用的母与子的题材，描绘了夜间牛栏的一角，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年轻的母亲抱着熟睡的婴儿在打盹。旁边一头母牛，静悄悄地站在那里照看着脚边出生不久的小牛。画家刻划了双重的母亲的形象，表达了“舐犊情深”的感情。这里没有语言，只有安详和缓慢的节奏，使人感到即使在深夜里，也仍然有打动心灵的生活和画面。

现藏于米兰博物馆的《春天里的牧场》一画，是一幅写景的画：高山积雪开始融化，野花竞相开放，远处山峰上虽然仍有残雪，但牧群已经外出，终于摆脱了漫长的冬季的囿圄。白母牛脖子上挂着大铃铛，通过它慢条斯理的动作把铃声传到遥远的山谷之中。画面是一片耀眼的冷色调子，他运用色彩分割的方法，使色彩具有不一般的亮度。由于构图上的匠心，画家使不大的画面（55×98厘米）具有广大、深远的感觉。

在塞冈蒂尼的后期创作中，还有一部分装饰画。他选择了寓意的题材，用象征的手法表达一种幻想中的境界。有人解释说，这是由于性格孤僻的塞冈蒂尼长期生活在阿尔卑斯山的自然之中，由于他愈是真实地观察和体会，便愈为大自然中一种神秘的力量所俘虏，因而产生幻想，达到梦一般的境界，于是他画了这类作品。塞冈蒂尼的装饰画在他整个创作中的比重不多，但作为一种倾向，一种风格，以致使很多人把他作为十九世纪末正在欧洲流行的象征主义画家之列，说他的这些画是奥地利分离派的克里姆特和瑞士画家荷德勒的影响之下的产物。这类作品有《爱的果实》、《生命的天使》、《爱的女神》、《生命的源泉》、《阿尔卑斯山的玫瑰》等。塞冈蒂尼描写的天使或女神，都是长发垂垂，出现在山岩、泉边、树梢或野玫瑰丛中，她们象高山的精灵，又象深谷的山妖，是一些幻觉中的形象。

从1896年起，塞冈蒂尼开始创作大型三联画《生》、《自然》、《死》（亦称《发生》、《生存》、《消灭》），这个组画是他塑造阿尔卑斯山永恒、伟大的形象的探索，也是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总结。塞冈蒂尼以阿尔卑斯山脉为背景，以早晨、白昼、黄昏表示时空的三个阶段，选择了苏利沃高原的春天作为《生》的素材，以往处马洛亚的冬景作为《死》的后景，《自然》是用夏夫堡高地及附近的湖的全景来表现的。画面上分别描绘了早晨山峰上耀眼的阳光；平原上生机勃勃、辛勤劳动的人们和成群的牛羊；太阳沉落时赤黑色的云团；三幅画把阿尔卑斯山在不同季节的景色作了综合的概括，从中可以看到确属于大艺术家手笔。

1899年9月中旬，塞冈蒂尼为了绘制三联画中最大的一幅《自然》（235×400厘米，其余两幅为190×230厘米），他把画架搬上了海拔2750米的夏夫堡小屋，使阿尔卑斯山附近的高原和湖景尽收眼底。山区的九月天，已经很有几分寒意，高原上气候多变，转眼间便能雪花飘落，变成一片银白世界。为了赶时间，赶季节，画家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他的辛劳是可以想象的。当他的《自然》完成了将近大半的时候，不幸的事发生了，塞冈蒂尼腹痛如绞，但他仍然忍痛工作，直到无法忍受时，才派人下山请医，等医生赶到时，塞冈蒂尼已生命垂危，奄奄一息。盲肠炎的延误，引起了腹膜炎，医生已经束手无策。直到9月28日的傍晚，夏夫堡的大雪突然停止，夕阳照亮了四周的山峰，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小屋中处于昏迷状态的塞冈蒂尼，忽然感到了室内奇异的明亮，他睁开眼睛，向守候在身旁的亲人们说了最后一句话：“你们看，那是我的山！”

塞冈蒂尼的遗体于1899年10月1日埋葬在马洛亚的墓群中。

塞冈蒂尼一生勤奋不懈，他本来可以创作出更多、更美好的画幅的，突来的病魔夺去了他年仅四十一岁的生命。他是一位看清了自己的素质、并找到了表达艺术语言的画家，他把一生献给了自己热爱的农村。称他是一位农民画家，一位山区农民的歌手，是当之无愧的，这在十九世纪末期的欧洲是难能可贵的。作为装饰画家，他也显示了不可低估的才能。

诚然，塞冈蒂尼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表现出某些宗教的虔诚情绪，同时，山区大自然的威严、肃穆，又赋予他的画幅某些神秘感，使作品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郁闷的色彩，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他在劳动者身上和农村大自然景色中挖掘的力和美，具有永久的艺术感染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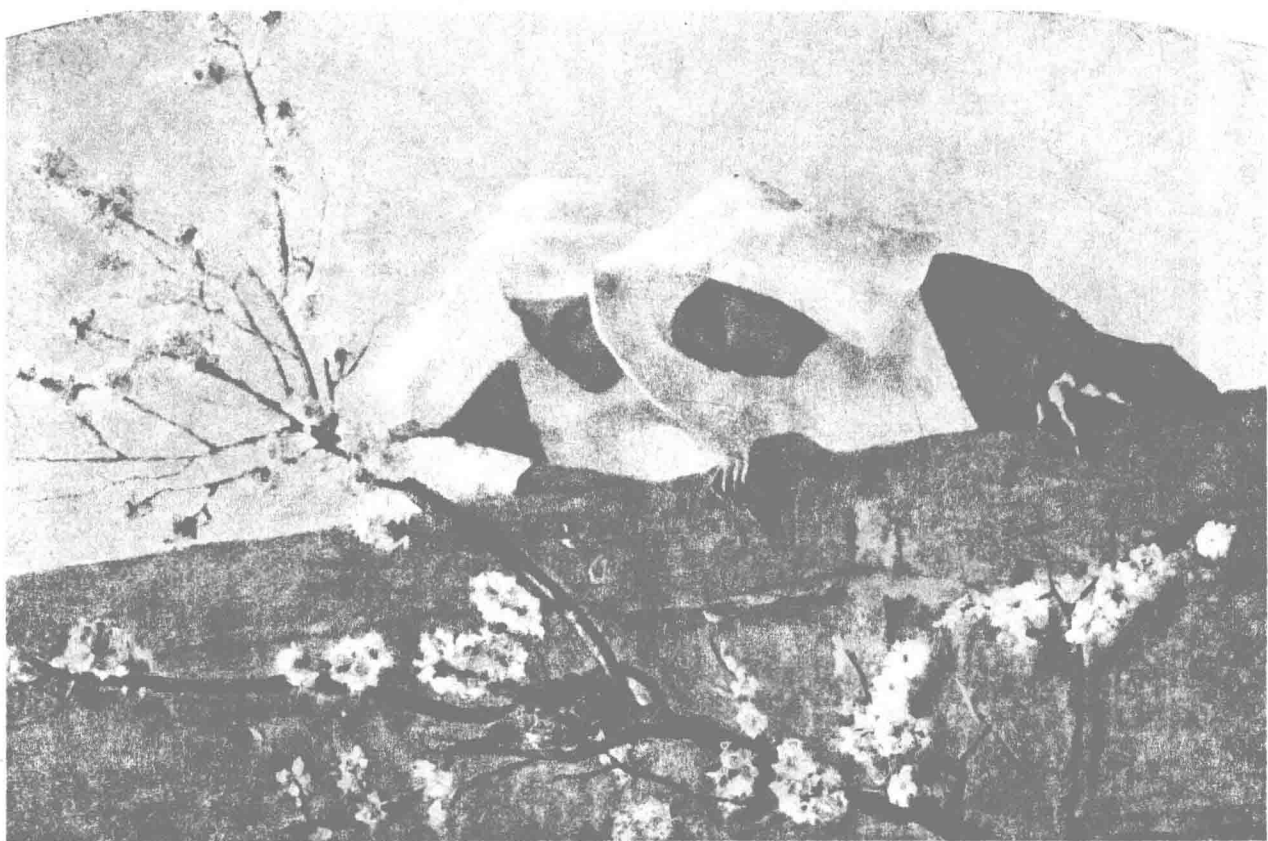
1 吻十字架 1884 油画



2 牧歌 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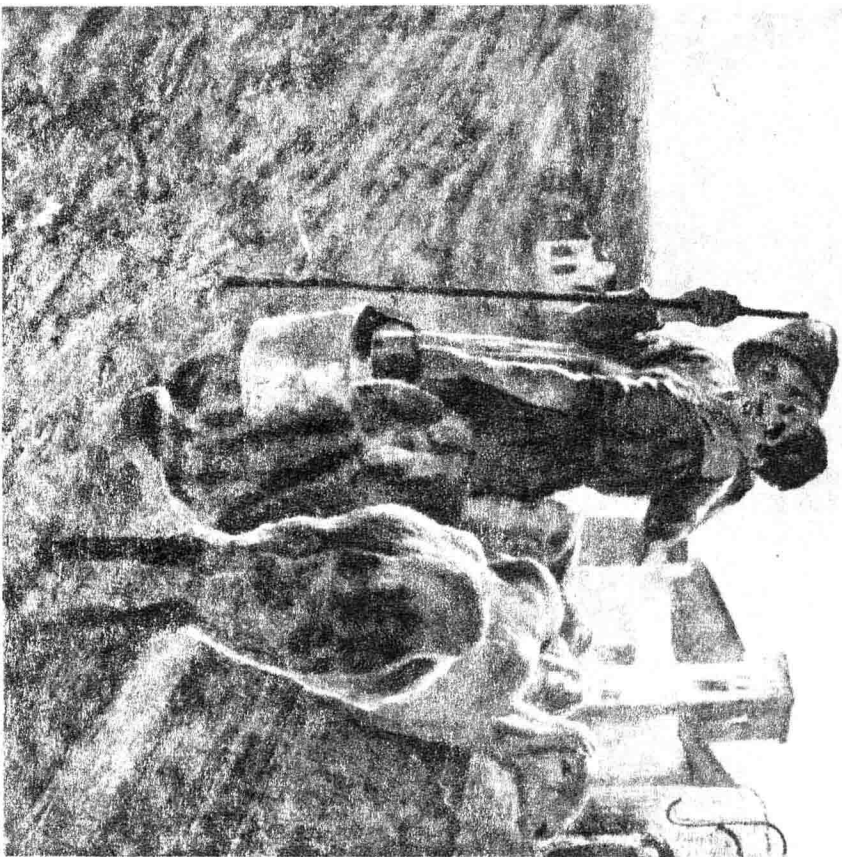


3 情歌 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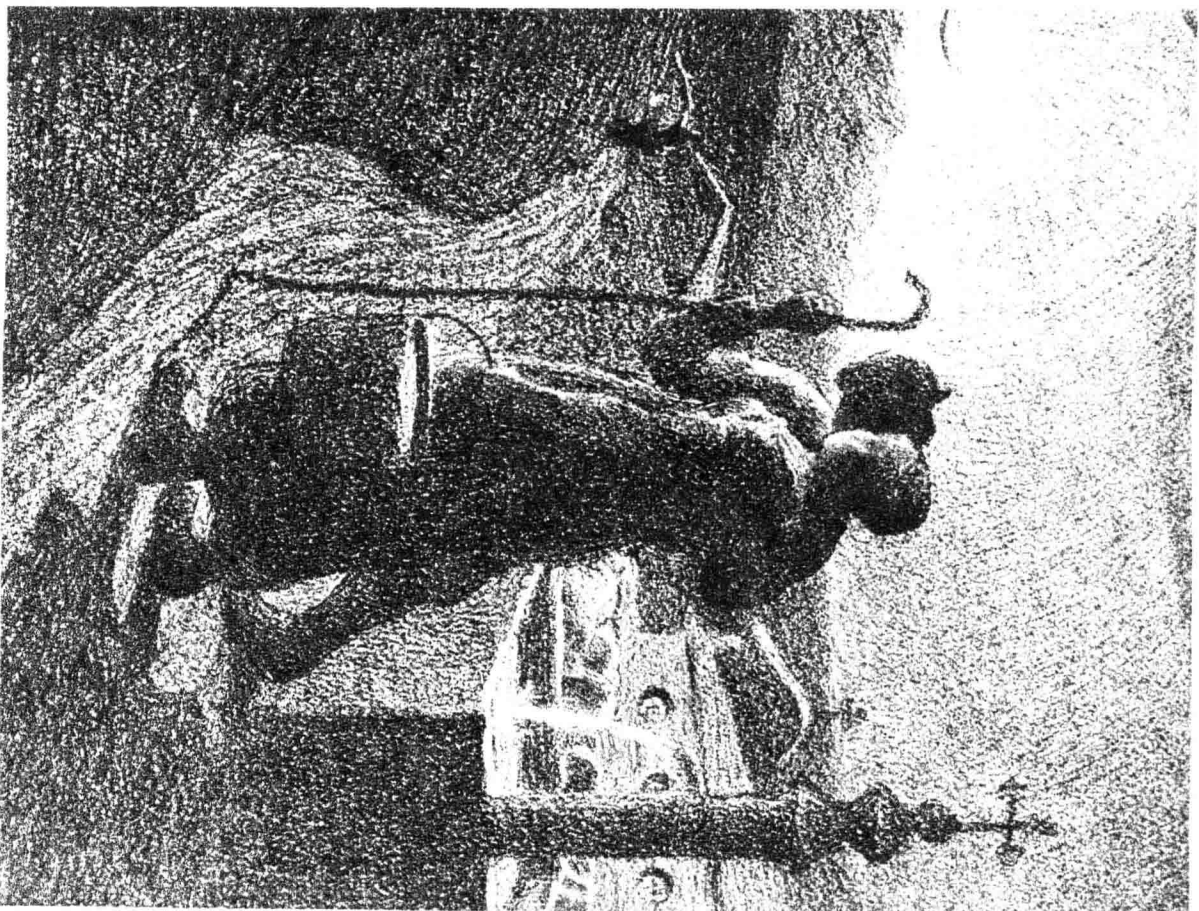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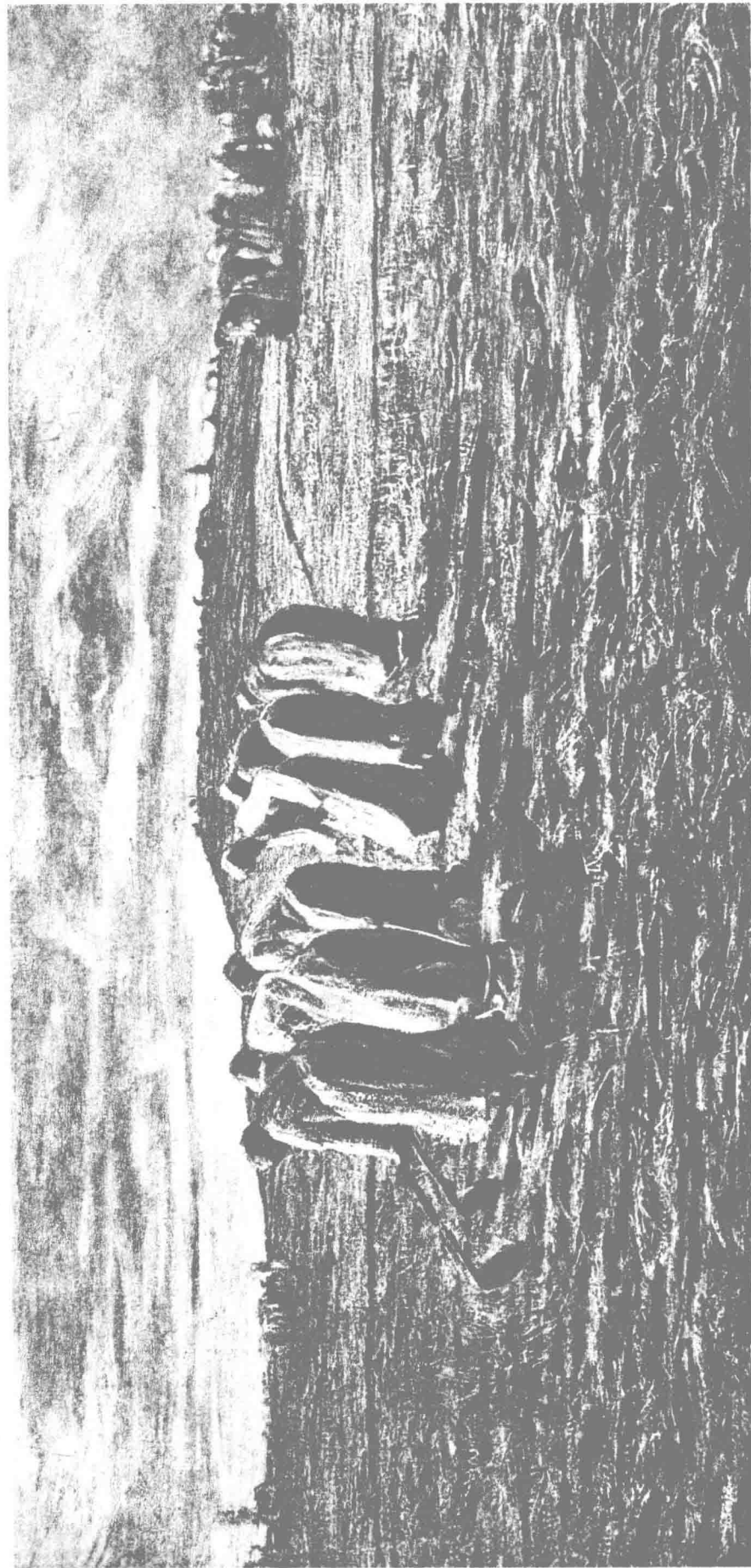
4 修女 油画

5 山村之恋 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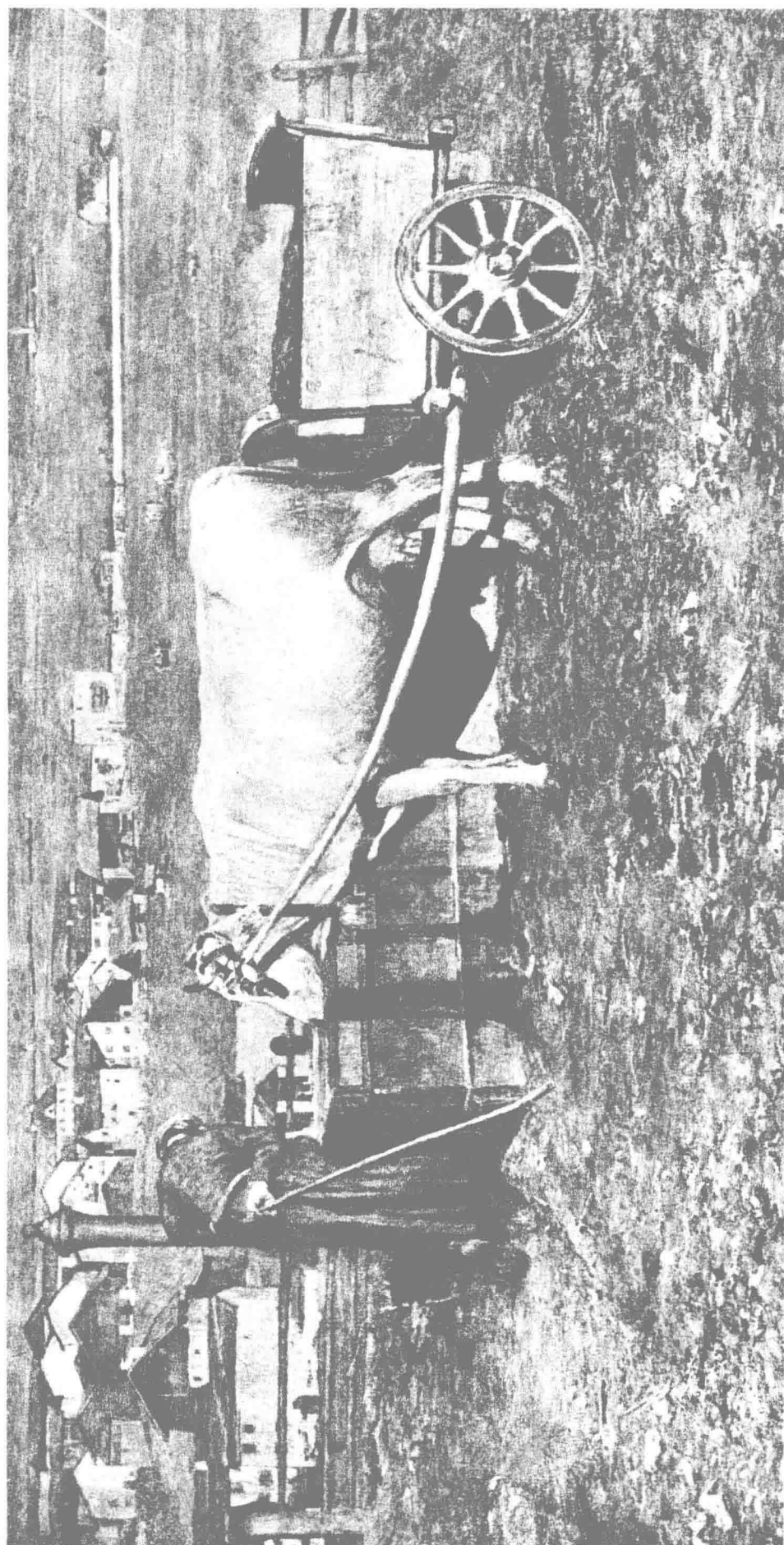


6 月光下的爱情 素描





7 收马铃薯 油画



8 饮水槽边的白母牛 1886 油画



9 饮水 素描



10 饮水 油画



11 归棚 1889 油画



12 阿尔卑斯山的中午 1891 油画



13 被系住的牛群 1886 油画



14 死去的羚羊 1882 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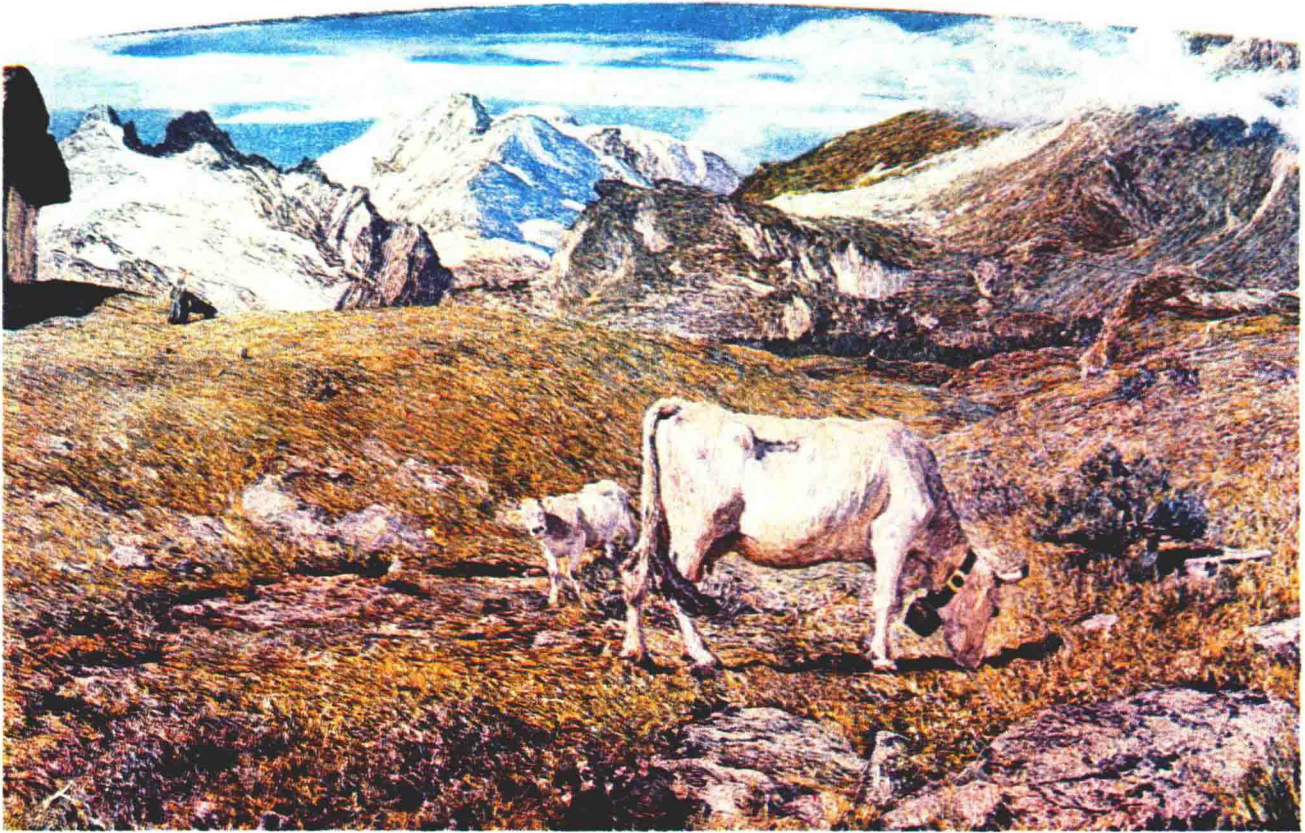
15 编织袜子的少女 1888 油画



16 爱的女神 1894—97 油画



17 生命的大使 1894 油画



18 春天里的牧场 1896 油画



19 两个母亲 1889-90 油画